

救亡戡剝

戰時讀物編輯社發行

陳文杰編

救亡戲劇

版權
所有

實價每冊三角

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

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再版

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三版

編者

陳

文

杰

出版兼

發行者

戰時讀物編譯社

廣州惠福東路惠新西街二十三號

黎明書局

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二號

經售處

上海雜誌公司

新民圖書雜誌公司

全國各大書店

前言

戲劇對於促進抗敵救亡的力量之偉大，已是公認的事實。在過去，戲劇在喚起民衆工作上，完成了很大的任務；抗戰以後，各方更體驗到戲劇的重要。但有一個困難問題，便是抗戰劇本的缺乏，以致後方戲劇運動未能普遍的展開。爲補救這個缺陷，故有本集的編印。

這集子裡所收集的幾篇，有幾個特點：一、全以抗敵救亡工作爲題材，大部還是根據抗戰後所發生的事實。二、劇情簡明生動，場面不大，易於上演，尤富於舞台效果。三、大部曾經各劇團上演過，並獲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現在，前線將士正在浴血抗戰，後方民衆猶待普遍宣傳，編者希望本書中所收集幾齣劇本中的精神，能普遍的深入後方民衆的心坎中，激發起偉大的抗敵的情緒，一齊起來，保衛祖國，求得最後勝利！ 編者 一九三八，一，二一。

目錄

前言

一 重逢.....丁玲

二 黃浦月.....宋之的

三 七·二八之夜.....麗尼，荒煤

四 羅店血戰.....沈西岑

五 火海中的孤軍.....凌鶴

重 逢

地點：一個剛被日本軍隊佔領後的小城

時間：抗戰中

人物：李白芝（女）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

張大山（男）抗日軍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員

王光仁 同上（以上三人均青年）

齊 新 同上（三十餘歲）

（均着老百姓裝）

山 本（日本人）日本軍第七十五團特務部長

馬達明 二十五六歲，特務科中之情報科長，（白芝之愛人，但已一年餘沒有見面）

日本衛兵甲、乙、丙

然而簡之日本特務科密室，爲普通內地旅舍之類，牆壁極陰暗，另一處懸黑布使室

中之空氣特別恐怖。台上左後有一小門，門前斜置一舊板床，右前方一門，通走廊。室中偏右方一點，置一方桌，桌上有一小洋燈。

開幕時

白芝靜睡床上，半分鐘後始起身環顧室中，在室中來回踱步作焦思狀，又趨至桌前望燭，拍桌，發憤不可忍耐。

白芝

我不能再留在這兒了，我要離開，我一定要逃走。（跑到小門邊輕輕的搖撼撫摸，失望的又走了回來。）

白芝

不，我是走不了的。好，就讓我留在這兒（咬牙）讓我殺他兩個人也好，殺兩個人來抵命吧。我，我可真完結了，我死，多死我一個人，打什麼緊，只是……他們，他們也許還在等我的回信。而且……該會有些警覺吧……（遠處有足聲傳來，白芝轉耳細聽，又趨至右門悄聽，足聲漸近，白回至室中打一圈，連聲自語鬼子來了！我不能忍受，我一看見日本人，我的心就發氣，好像要炸開似的。我可以咬他，我要……來了，來了，鬼子來了！（白芝急走到桌邊裝着無事似的鎮靜的坐着。三衛兵，押張、王、齊、三人上，三人均帶鐐，白芝瞋目視之，無語。衛甲走至白前。）

衛甲

爲什麼還不睡，支那姑娘，這牀並不壞，是不是爲嫌冷靜呢？（做得笑）

（白極力忍受，瞠目注視室內的前方後，又昂頭怒視衛兵。）

衛乙 姑娘生氣了，別說了吧！

衛丙 走吧，山本部長馬上就要來了，要是聽見，又該倒霉了，走吧！走吧！

衛乙 他是一個疑心多的人。

衛甲 等着，不準動！死囚！支那豬！

（三人做不屑狀，出去時累用目回視，台上稍靜後，白芝急躍至三人前，熱淚迸流，用力握住王齊眼望張含淚。）

白 想不到我們還會再見！我以爲這世不能看見你們了，誰知你們也到了這裏。只是太壞了，所以這見面也是我最不願意的！唉，你們怎麼也被他們弄來了？外面的情形到底怎樣了？快點告訴我一些吧！

張 外面的情形，真是不大好，他們殺人放火，姦淫擄掠不講他，光說我們被捕的人也實在不少，羅一龍劉小妹李大個子都……全被捕了！

王 商會那條街，小學校的河灘北裏，都推滿了屍首，血腥臭充滿了一城，真是不能看。也不忍看！

（白芝以手擦目，露極難過極憤恨之狀。）

齊

白芝你到底什麼時候被捉進來的？我們已經算是一整天了，啊，你還有運氣沒有……還有許多比你後來的人都犧牲了！這個事……爲什麼呢？

（白芝一下就鬆開了手，不安地又走動起來。）

難道你不相信我，你懷疑我麼，齊同志！

王

不，白芝你莫多心他，我們都絕對的相信你，譬如我們屋子被搜查，我們就不會疑心是你說的，雖說我們都決定你是被捕了。

張

是的，我們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你，我們總以爲你一定也像劉小妹她們一樣。不過我們實在忙的很，找不出時間爲這事難過，却是真的，但是我們的心裏總不舒服，好像有什麼壓着似的。

白

唉！我是願意死的，我不怕，但他們都不來殺我。我也準備了挨打受刑，我一定連一聲也不哼。但他們又不來，我可以咬他們幾口，那個山本是來過的，他可真機警，就不讓我近他。那樣子我真恨他，他們把我們關在這裏一天，又快一夜了，我就疑心，我已呆在這兒有十年了，我覺得我的血，就在脈管裏奔湧，也許甚麼時候就會爆炸開來的，我

的心在腔子裏亂跳，也許一下就會停止也說不定的。（齊坐在桌邊弄洋燭沉思，張王也拖着腳鐐走到桌邊坐下，白芝無奈的，也立攏去，面朝外。）

齊 那個什麼王八蛋的山本就要來了，時間也沒有好多了，（視門）讓我們商量商量吧，他帶我們來，無非還想從我們三人裏得點材料去，我們絕不會有一點希望的，我們絕不可上當，而他對待白芝呢，就有點不同，……白芝他們知道你的底細麼？

白 不大知道，我說是中學生。

齊 那末，你要堅持着，不要叫他看出我們的關係來。大山光顧我們絕對沒有希望的，也許等不到太陽再出來，我們就離開着人世了，可是白芝却……

白 你說什麼？爲了那一樁，你要平白地侮辱我？難道白芝是那樣無恥，甘心做亡國奴的人麼？你太看輕我了！

（說話時：露出萬分憤激。）

張 （對齊）白芝不是那樣的人，你不可以這種樣子說（對白）！白芝讓我們一塊兒勇敢的去死吧，你是好的模範，我到死也相信你敬重你，你是我的好同志。

（白芝用感激之色視張握張手。）

王 (對齊) 你不要這樣說了，這時候還說這些做什麼？

(對白) 白芝你也不必多心，我們活着，就做工作。我們死，也平常。你看，自從蘆溝橋事件以來，北方與南方死了多多少少，死些人是沒有辦法的，只要保住國家不亡。

「這時還說這些做什麼！」就是因為到了這時候，才不能不來談一下呢！(注視白芝有笑意) 我說你也許還有一點希望，並不是如同你想的那樣，說你現在是靠不住，我的意思是！第一，因為你漂亮，第二，你也可以被利用，替他們做點事。你們不曉得麼？日本人專喜歡弄這個玩藝，什麼玩藝，就是所謂「桃色間諜」。

白 該死！虧你想到，我不能做。

(氣走到台前後床邊)

王 這是可能的，可能的！不過白芝不是這種人，她，她怎末肯呢？

齊 白芝可以做的，我們一定要她作。既然你可以活動，那末，要去找死幹什麼？白芝！我們決定了，不准你死，只要你假投降，你怎麼樣？

(白芝又衝到他面前)

白 你瘋了，你簡直瘋了，你想你說些什麼？投降，替日本人去做間諜，做偵探，幫

助他們做滅亡中國的事，我能嗎；我是那末沒有良心嗎？你真瘋了！你能說出那樣的話，你這個懦夫，一嚇就嚇到這樣顛顛倒倒！告訴你，白芝可以死一百次，也不會投降的！投降，給日本帝國主義做漢奸，做賣國賊，做狗去嗎？

（齊拖白芝至身邊，親熱的，憐憫的撫她。）

齊 我統統了解，我懂得你，不過我們應該找機會活着，因為活着總可以替中國替人類做二點事，個人暫時受委曲，受一點罪，有什麼要緊呢？白芝你是好孩子，你聰明堅決，勇敢，你懂得我的意思嗎？

（白芝無語躊躇深思狀。）

王 呀！是不是你要白芝假投降？

（台上均小心的注視門口）

王 我認為這意見……白芝你可以這樣做。

張 怕她做不了。（聲音軟而猶疑望白芝。）

白 我做不了！（聲音硬而果決）

齊 做不了，做不了的時候最多也不過是犧牲，現在只問應不應該這樣。白芝拿出勇氣來吧

！咬着牙齒，硬着肩膀，爲了國家的存亡，去忍受一切罷，你是中華的好女兒呀，聽，外邊已有聲音，有人來了，白芝，那邊去，坐在床上，不要叫我們，裝着不認識好了。去，快去！

白 我……我做不了。（聲音弱）

（白芝依着齊的命令，至床邊坐下，三人均用憐憫的眼光望她。）
王 白芝，白芝努力呀，祝你成功，再見了！（遙遙舉手致敬）

（室外履聲雜亂）

齊 不要響了，把險轉過去！白芝，沒法活，沒法建立工作，留着最後的一口氣，也是因爲殺敵呀！好，大家不要响！

白 我……我做不了……

（足聲已近，台上稍靜片刻，山本偕二衛兵上，山本睜視台上數人，衛兵將三人抓起推至一邊。）

山本 問這起狗，要活還是要死？要死呢容易，要活也容易。喊他說出幾個機關來，說隊伍往那兒走了多少人，多少槍，城裏有多少埋伏，……問呀！

衛甲 說呀！說呀！招來，不招，你！

（山本忽視白芝走到白前）

山本 姑娘！有人告訴我，這起人你都認識的，那末，現在我想請教你，這些反日分子是些什麼東西，這些搗蛋破壞我們大日本的。

（半晌，白始勉強答應。）

白芝 我不懂，我不認識什麼是反日分子。

山本 你不懂，哼，好，讓我們以後再說吧？不過他們又告訴我，說你今天現在還沒吃飯呢

！（轉臉向衛兵）來！你們這羣該死的東西，也不替我招待招待。（又轉臉向白）請原諒，原諒他們，我也得請你原諒，我實在太忙了。（哈欠）

（山本退至桌邊坐下，將腿蹣在其他凳上，從口袋掏出烟來抽。）

山本 不說，哼，打算我不清楚，在我山本的面前，就不必玩什麼花樣。（故意用目示意，望白芝）你也該打聽打聽，我山本不大不小也有一點名氣的呢？我這人喜歡的是痛快坦白，只要你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，我要答應你們自由，就不會做，要是你們還願意留在我這裏，那末，七八十元一月的薪水也容易的很，有破獲還額外加賞。

（三人無語，山本走到三人面前）

山本 不說，好的很，哼，你們這起不受抬舉的東西。

（山本沈吟一刻在台上來回走兩趟，注視三人，忽然大聲呼叱。）

山本 死囚！豬！難道你們還想做別的夢嗎？說呀！把這些暗號統統說出來。（從口袋中掏出一捲紙，在三人面前揚着，又揀在自己的眼前。）什麼「察哈爾」，什麼「熱河」，什麼「甘肅」，……不對，統統不對，這些數目字又是什麼意思呢？——他媽的，……（對衛甲）把這個拿去，交馬科長要他卽速卽翻來！（將紙擲給衛甲，甲拾起出去。）哼，好的很，你們是有本領的人，是角色，到了我這裏還硬！（齊看見只有一個衛兵了，以目示意，同時張猛向山本撲去。）

齊 捉住他，打死他，同志們，快快來！

張王 打死這隻凶狼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（二人亦去打山本）

（三人一齊捉住山本，衛兵乙跑來混戰，白芝起站在旁邊：露驚慌狀……幫帶……動，想動手又怕，而且怕山本看出她來。山本從腰中掏出日本小刀，欲刺齊，被張大山一拳打去，刀落在一邊，但張大山爲鏢所絆也絆倒了。欲拾刀但衛兵乙一脚踢來

張暈倒了，門開，衛兵甲丙同上，齊奔三人，一陣亂打，三人皆就逮，山本得救，狂亂的叫。）

山本 反叛，該死狗，拖出去，活活的治死他們，快些帶走，（三兵連聲答應是，亂拖三人下，山本怒氣冲天，亦下。白芝無意識的在無人的舞台上，亦追至門邊。）

白 啊呀！齊……你們……

（外邊傳來抽打之聲）

聲 打呀！用力的抽！（白錯亂的又走回來）

白 啊呀！……

（被地下小刀所絆，倒地，注視地下，見刃，驚疑，拾刀，悄聲的：）

白 這是什麼刀？一把小刀，這個從什麼地方來的？真鋒利呀！太好了，這於我真太好了！

（外面傳來更大的抽打和哼聲及喘息聲。）

白 我一定要報仇的，替你們，替……山本，山本看你還能逃脫我白芝的手？（白芝直衝至門口，欲衝出去，但門已被扣緊，白芝回至小門邊，亦不得。於是無主的立在室中。這時外邊忽然聽到大聲的喊：「描準！」槍聲三响白芝憤極，促極力支持。）

白 齊同志張……你們……啊，我要幹你們的，我一定要一個人留在這裏，我要設法，我做……我要試一試，我可以的。白芝只要你有勇氣，拿出力量來吧！來扭負這艱難的工作吧！你是不會投降的，但現在却不能不投降一次了！

（由外面傳來足音白急藏好小刀，奔至床上躺著。山本抽着烟進來）

山本 哼！到我這裏還兇，這些不怕死的匪徒！

（白坐起稍現山本故做女嬌聲）

白 啊呀！

（山本不答，回頭看看）

白 幾乎把我駭死了！

山本 真的嗎，姑娘？你看，你們這些人，再看看我們大日本還是誰兇誰不講理？本來我還預備讓他們多活兩天，他們自己都不願意等。這些人真蠢，哈……姑娘，你可別糊塗，你年紀青，你漂亮……支那人在我這裏的也就不少，慢慢的就可以懾得了。我們大日本帝國對於那馴順的支那人民是寬容的。姑娘，你是明白人，在我面前還有什麼隱瞞吧，聽說你同這些人有些糾葛是嗎？

白 長官，求你莫冤枉好人，看天父的面上，饒了我吧！我是慕貞女校的學生，天主堂是洋

人辦的。我會祈禱（跪下），主啊，我將聽你的命令，忍受一切。求你賜給我力量，幫

助我，我將爲世上一切兇暴和罪惡贖罪。主啊，我永遠是你的，我永遠歸服於你，……

（站起）長官，我……：你不知道，當你們還沒有進城的時候，學校裏的人都逃空了，

我的家住在鄉下，也不能回去只好找一個親戚，誰知他也走了，可不知道逃到什麼地方

去了，可憐我又一個人走回來，那個曉得你們就進了城。長官，求你饒了我吧，我家裡

還有一個媽。啊啊，天父呀，幫助我，讓我害怕，啊呀，我怕呀……：長官！

山 （微笑）姑娘，別害怕，我山本是人。好姑娘，你多大了？

白 十九歲。

山 結婚了沒有？

白 不知道，（故作媚態）

山 （笑）不知道！……哈哈。姑娘，你那眼睛真美透了，支那人的眼睛都是這個樣子末

？哈哈，姑娘，請你望我一望。

白 我不。（但故意投去一眼。）